

## 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,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,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,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

## 工会——女工的保护伞

□郝宝璋 文/图

我经常从《劳动午报》上读到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工会关心职工生活,特别是关心女职工生活,维护她们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的新闻报道,使我联想到从事基层工会工作那些年,国有企业关心女职工工作及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在我收藏的资料中,看到了这样几张照片。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,企业生产不断发展,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,我们企业为女职工生活方面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,受到上级及广大女职工的肯定。

当时全厂女职工人数有200余人,占职工总数的近40%。生产车间各道工序均有女工,其中,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是一项经常性工作。在陆续增加青年女工的同时,工会会同企业医务室开展生理卫生教育。每两年妇科体检一次,发现疾病及时治疗。我们还学习兄弟厂先进经验,为女职工安装了冲洗设备,供应热水,积极预防妇科疾病,受到了女职工的好评。

我们争取社会上的支持,下大力气解决入托难问题。随着女职工育龄期到来,基层工会在调查的基础上,协同行政腾出房屋

开办起乳儿室,经过不到半年的筹备,当时收托女职工两周岁以下的孩子11名。两周岁以上的孩子,我们也会根据女职工居住比较分散的特点,在城区与九家托儿所挂钩,解决了19个孩子就近入托问题,并且报销入托费。在家庭雇佣私人保姆的经街道证明也享受与托儿所同样的补贴。这些均由车间工会会同女工委员会审查落实,从行政福利费中开支,大大减轻了女职工的生活和经济负担,从而稳定了广大女职工的生产、工作情绪。

还有一件事情至今难忘,女工委员会反映,胶印车间女工自

然流产现象比较突出。我带领厂、车间相关人员及医生深入胶印车间,在胶印机台旁实地考察。通过女工每天的操作及工作量进行分析发现,七十年代中期前是低速机印刷,女工负担不重,随着设备更新,大批高速机进厂代替了低速机,女工和男工一样,工作量很重,搬运材料时稍不注意就造成流产。开会时领导听了我们的报告后,非常吃惊,当即作出决定,女工怀孕后,立即调离高速机到其他轻工种工作。

一些准妈妈热泪盈眶地表示:“工会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。”

## ■青春岁月

## 那个香甜的元旦

□魏益君 文/图



每到元旦,思绪便被记忆的潮水打湿一回,梦里依稀再次回到那个如花般的年岁。

1988年,我参军来到驻山东青州某部,由于我在写作方面的天赋,被推荐到师政治部跟班学习新闻报道,我和兄弟团的两名战士就住在师电影院的三楼。

第二天,随机关首长们出操,我惊奇师部竟有女兵。一打听,几个女兵原来是总机班的战士。本来机关的战士就不多,我们这些战士又在出操队列末尾,出了几回操就熟悉了,再见面时便微笑着打个招呼。后来给老部队挂电话,只要报上我的名字,她们就很热情,也能很快帮助我接通电话。

转眼就到了元旦,每到这样的节日,就是机关兵最难熬的时候。首长们都回家过节了,只有我们几个战士,显得寂寞孤单,也开始想家。

这天,炊事班按人头发了面和馅儿让包水饺。我们三个大男人正面对着一团面发愁时,电话铃响了,我一听,是总机班打来的。就听那个俏皮的女战士说:“如果你们不想喝饺子汤,就立即到我们这集结‘战斗’。”总机班女战士的宿舍与电影院对楼,我赶紧推开窗户,看她们正扒着窗户,向我们招手。

因为元旦放假,整个机关大院静悄悄的。这要在平时,男兵到女兵宿舍,肯定不敢,好在是放假。可赶到她们的“领地”才发现,原来她们也一筹莫展。没办法,照着想象中的样子包吧。我们包的水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、形态各异,有的像小老鼠、有的像月牙。水饺是包好了,可这样的作品实在不敢拿到炊事班,就用电饭锅煮了。煮好后,却真的成了饺子汤,起码破了一多半。

为了公平地吃到完整的水饺,我们玩起了字头压字尾的游戏——成语接龙。接不上就吃破的。但即使这样,游戏没玩几圈,完整的水饺就没了。破的怎么办?女战士提议,浇上酱油,撒上蒜黄,肯定好吃。我们每人盛上一碗,个个吃得香甜无比。

在部队几年间,那个元旦成了我度过的最快乐的节日,也成了我以后日子里最美好的飘香记忆。



## ■家庭相册

## 另一种骄傲

□丁香 文/图

周末,我们姐弟几个又在父母家热火朝天地小聚,有炒菜的,有包水饺的,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

忽然,老爸的老人机高分贝响起,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扫帚去接,看到号码,老爸一时有些疑惑:“谁呀?”然后,只见老爸激动地一拍大腿,大喊道:“华生啊……”

华生跟父亲是叔伯兄弟,我们喊他大伯,大伯从小跟老爸关系最好,当年他可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,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医学院本科,非常厉害。大伯大学毕业后,分配在外地,然后就在那个城市结婚生子,一双儿女也是非常优秀,一个学外贸,一个学建筑,都在更远的城市安了家。大伯平时很少往老家打电话,所以我们对他的号码都不太熟悉。

大伯今天打来电话,不知有什么事,但从两个老人的对话上看,好像也就是家常里短地唠嗑。

大伯:“你家四个孩子都离你远不?”老爸:“不远,一个

城东,一个城北,两个城中,最远的也不到十里路……”

大伯:“真好……他们每周都过去看你啊?”老爸:“是啊,到周末就来,乱得很!这不,今天都在,包牛肉水饺哩……”

大伯:“真好,真好……”

老爸:“喂……”

老爸忽然就放下了电话,他说,大伯在小声抽泣。以前我们就听父亲说过,大伯和大娘七十多岁的人了,一直单独住在小城里,两个孩子一年半载也回不来一趟,有时想孙女想得偷偷抹眼泪。这不,大伯腿不好做手术,孩子们才回来一次,没几天就着急走了。可能大伯心里难受,刚才说着说着就哭了。我们听了,唏嘘不已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二姐忽然问:“老爸,你以前总因为我们不是学霸型人才感觉低人一等,在老伙计们面前抬不起头来,现在还这样想不?”老爸想了想,突然大手一挥,高声宣布:“孩子们,开饭!”蛮骄傲的!



## ■图片故事

## 永远的愧疚

□刘亚华 文/图

店里帮忙。我的假钱,如果被师父发现,必定会当众出我的丑,而只有百分之百信任我的魏老师,他才不会怀疑那钱是假钱。

我用那剩下的三十五块钱度过了丰盈的一个月,因为长期住校,细心的母亲也没有发现,尝到甜头后,鞋盒里的几张假钱被我统统用同样的方法用掉,后来,只要母亲将假钱放进鞋盒里,我就会偷偷地取出来,在魏老师那里用掉。

很快,我毕业了,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专,魏老师特意跑到我家,拎了大包小包水果向我祝贺。我本来想跟他提当年用假钱的事,却因为面子问题迟迟没敢开口。但那几张假钱,却成为我心头的一块石头。

魏老师因为诚信买卖,生意不错,将店子搬到镇中心,我每逢假期回老家都会去他那买东西。店铺很多,我独独挑选他那一家,魏老师夫妇特别感动。而我,只是想弥补多年前的愧疚,但我一直没有勇气跟老师承认。我当年的故作聪明。直到前几天,当老师结账后,我鼓足勇气小声地对魏老师说:“您知道吗?上初中时,我用假钱在您手上买东西。”

他呵呵笑起来,然后,轻描淡写地说:“我知道呀!你那时

候是个孩子,家里又穷,我能理解。别放在心上,每个人年轻时都会犯些小错误,老师原谅你。”

我的泪,瞬间涌出眼眶,擦不及。那块藏在心底多年的石头,终于因为自己的勇气,也因为魏老师的一句话,轻松落地。